

魏远峰 著

# 雪落长河

木棉红

南方军旅作家长篇小说系列

MIMIANHONG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 雪落长河

---

魏远峰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雪落长河

魏远峰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7. 7

(木棉红·南方军旅作家长篇小说系列)

ISBN 978 - 7 - 5360 - 5050 - 1

I. 雪... II. 魏...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8301 号

策 划: 肖建国 田 璞 温文认

责任编辑: 文 珍

技术编辑: 薛伟民

装帧设计: 分金炉

---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720 × 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8.25 1 插页

字 数 290000 字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4000 册

定 价 36.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 - 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 写在前面

◎痴迷于历史，又常觉得鲁迅先生偏激。可还是学会了“字缝”中读史，把散落在历史缝隙中的汗珠、泪珠、凝血捡拾起来，一样能串出一言难尽的项链……

◎严肃的创作，才会写出严肃的文学。我是惧怕不严肃的，不能对不起历史、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读者、对不起昊昊苍天、对不起茫茫大地、对不起历史上的轰轰烈烈……

◎或许傲慢了，这部小说和其后的“长河三部曲”之二、之三，不是写给走卒贩夫引车卖浆者流的，他们不读。但我仍相信有许多人能读懂，没有人能改变它是一个严肃文学存在的属性……

## 楔子

天地茫苍、遥远的混沌季节，巴颜喀拉山顶莹光熠熠的冰盖，似若很久之后高原上高贵的妇人，满头璀璨的银饰。不知从哪天起，被和风、阳光抚摩着，冰开始丝丝融化，冰水滴滴嗒嗒、淅淅沥沥，萃聚在扎陵、鄂陵湖……

水，沿着巴颜喀拉山、阿尼玛卿山谷，汨汨流淌了去——就这样，一条千古之河、不朽之河、生命之河、母亲之河——

黄河，开始了生命，踏上了征程！

何等气魄！

何等气派！！

一座峡谷，山壁直立，岩石狰狞，浩浩黄水，荡荡涌来。突然，水流被河中石岛一劈为三，水位急剧高抬，水流骤然急湍，浪声猛然喧嚣，观者不禁心悬！

相传大禹治水时，晋陕之地，泽国千里，汪洋一片。经过考察，决定在阻水的吕梁、龙门间开缺，就带领民工一榔头、一斧凿地砍了去……

豁见一幽邃山洞，暗昧晦冥，烟气迷蒙，阴风嗖嗖。一黑猪哼哼跑来，口衔宝珠，亮似天光。一条黑狗，高昂头颅，汪汪狂吠，叼了禹衣，拉他到一座宝殿，人面蛇身的伏羲爷，等着大禹！

“到底年轻啊，”伏羲爷摇头，手捻银须，“不勘测计算，就一通乱砍？”

“百姓水火，我着急啊，”禹再磕头，“请指教。”

“这两件宝贝你拿去，”伏羲爷把“玉尺”和“金简”递给了禹，“这玉尺，上有十二个刻度，函十二个时辰、十二个月份、十二个地支、十二个星座，上可以量天，下可以测地……这金简，叫洛书，分天、地、山、泽、风、雷、水、火九宫。从一到九，从九到一，循环往复，无穷无尽。可测算九州方圆、九地高下、九河曲直！”

最后，大禹奋力挥动神斧连劈了三下，山崩地裂三声巨响，三个大缺，浑然天成：中为神门、南为鬼门、北为人门，是谓“三门峡”。

困兽般狂暴的河水，汹涌着出了“三门”，浪涛喷射，水声匍匐，湮没了山间之猿啼、虎啸、虫鸣……

本来嘛，洒脱、不羁、狂放——

那，才是河的天性！

6

楔子





那，才是河的品格！

远去，远去，流向远方去……

“黄河西来绝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一路水声润山语、山声灵水声，黄河像扭秧歌的村妇，七扭八拐，到了龙门。

相传“龙门八十步”，说的就是龙门窄。峡口紧缩，水道窄憋，雨水旺盛时节，山岭上溪水汇入河中，河水暴涨起来，黄涛隆隆山响，浊浪滚滚翻腾。河水在谷中拧屁股调腰，愣是那不驯服的蛟龙……河水出了龙门，河都仿佛在感慨自由，若压抑很久又活回了自己，兴奋得狗跳鸡飞！

千重浊浪滚沸向东，万种风情粲然于世……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太白河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长河滔滔，万年不绝。黄河的历史、黄河的意象、黄河的作派、黄河的气势……

不愧四渎之尊<sup>①</sup>！

不愧千古一河！

九州华夏，只是她案上宣纸一张；滔滔河水，只是她手边墨水一池；倾尽才情，奇思妙谋在胸；挥动巨手，写下狂草飞书之：“龙”。

这个宇宙间最大的“龙”字，是一扇奇幻的生命之门，千千万万的孩子从中咕呱爬出，一个个天生一身河色皮肤，稀黄的羊水在黑发上闪亮，孩子们咿咿呀呀……

河即是龙兮，龙即是河；  
龙即是河兮，河即是龙。  
千古一龙兮，千古一河；  
千古一河兮，千古一龙。  
河在呼啸兮，龙在飞舞；  
龙在翱翔兮，河在奔腾！

河过洛阳，渐入平原，地势陡然开阔，河势豁然开朗……

河，嫌地势太平，让她奔不起来、疯不起来。火烧火燎的欲望，被生吞活剥。大约河也使过性子，可暴拳打在棉花上，被软绵绵地顶回来。崇山峻岭中积蓄的水势，被安静的平原吸纳殆尽，河有点儿失望了，性子磨了下来，水也就越发流得散漫了……

洛阳之下——

南岸：孟津、偃师、巩义、荥阳……

北岸：济源、孟县、温县、武陟……

河道忽宽忽窄，宽处十数里，窄处三四里。宽处水缓，水声飏飏，窄处水暴，水声汨汨——有否弄错？没有，在大平原上，深水不说大话、浅水喧闹嚷嚷。

纵然，水流不停地荡着沙子，还是有许多沙子沉下，睡了。洛阳以东，河道二百里下坡，再往东河道又上坡了，渐成悬河——更严重的是，上坡下坡转折处，就成了那个长长、缓缓的“V”字形河道上的“底”儿……

主流中旋涡翻滚，大旋涡有数十丈，猛然间翻将起来，像是那儿水开了。小旋涡数丈到几尺，浪花开得灿烂，气象还是小了。

冷不丁河就会“劈杈”，今天还水流一处，明天就是四五道水，那是河水出槽了。出槽的河水，顺着滩中阡陌纵横、大小不等、深浅不一的沟壑散漫地流，深处及至数丈，浅处挽裤可趟。

大平原上裸露的河床，像一件巨大的土色烂衫袍，前面缺襟儿、上面少袖、烂得大窟窿小眼睛，静静躺在大地上，伤感、无奈、随意、懒散……

即使，在朝霞的微笑中，看到朝霞点燃河水，满河水在烧；在夕阳的沉吟里，看见夕阳往河里淌血，一河血在淌……

大大小小的、星星点点的河心岛，乡民们统统称：滩。阔者十数里、几十里，没上水的年份，或上水水又退了，乡民就会一叶扁舟漂过去，或干脆趟水上滩，耕地、打畦、耩麦……朔风飒飒来，一垄垄、一畦畦、一片片绿茵茵的麦苗随风摇曳，风里都裹着麦苗的“甜腥”味儿。南风习习吹，金浪随风舞，风里带着焦焦的麦香，熏醉了的老农，脸笑成了“核桃仁”。

滩是能“隐身”的，冬春水小时是滩，夏秋水旺时是河。水退时分是滩，大水来了是河……

听起来好玩，容易让人忽略滩显、滩没之间，氤氲着的杀机……

时光如白驹，大河流日夜，浩浩东涌急，至此多灾矣……怀庆府最东的武陟，县名虽是生疏，来历却很一般。史载：始皇二十八年，始皇帝东巡，至武陟<sup>②</sup>。

在那个没风似火的上午，顶着高天上炎炎的烈日，来到这儿。古黄河西南东北之向，黄河、沁河水流荡荡，轰轰隆隆，喧哗如雷……滩，是黄河滩、也是沁河滩，本地人称“夹河滩”。

其时，一阵顺河风悠悠蹿来，始皇的黄伞垂帘上的金穗子，就随风簌簌抖动。站在古阳堤上的他，手抚须髯，由衷感慨：“壮哉，壮哉矣！”

说着这话，他就想起了自己金戈铁马、纵横厮杀的一生，想起了统一





六国、千古第一帝的文治武功。秦始皇，是个桀骜不驯、目空一切的人，他心里：老天老大，他就是老二。可是，当他看见那广阔莽苍的河滩、奔流不息的黄、沁河水时，还是在猛然间感觉到了人的渺小。或许，正是那个瞬间，他仿佛闪电似的看到了“德”字。

他问：“这个县什么名？”

官员答：“夏曰覃怀、现叫怀县。”

“哦，”他皱起了眉头，想了想，吟哦道，“叫武德吧。”

“武德?!”随从一边高呼万岁，一边问他，“取功德高尚之意?”

秦始皇手捻胡须，哈哈大笑起来，他的笑声掠过金色阳光下闪烁的黄沙，穿过河滩中一片片柳条漫垂的柳林，拂过河滩中一丛丛莽苍的荒草，传出去很远很远……

龙辇仪仗，浩荡东去，旗帜呼啦啦飘扬，似若彩云垂天。东行不到四十里，前面是一片槐林，细碎的阳光穿过浓绿槐叶的缝隙，筛在地上，一片斑驳。白花花的槐花儿随风轻拂，清幽幽的槐香氤氲缭绕，一群群蜜蜂上下翻飞、嗡嗡哼唱……

始皇点点头，正要感慨些什么，树上突然蹿下一人，冷不丁给了他一槌，吓得他抱头鼠窜逃回了咸阳——那儿叫博浪沙，张良久等了……

那次巡游，始皇所获：一槌。始皇所赐：武德。

武德，一直沿用至隋开皇十六年，改为“武陟”——陟，亦念“德”。

始皇赐名之处，在怀庆府武陟县的东南角，名曰：钉船帮。

河滩好阔!

“铜头铁尾豆腐腰”——在乡民心中，黄河有生命，所以也有“腰”。钉船帮，就是河“腰”正“穴”。黄河向东汹涌，沁河向南湍湍，一条条纵横交错的河汊，一汪汪大小不一的水洼，竟能连绵方圆数十里，也算得平原上壮观了。

冬天河瘦，黄河瘦、沁河也瘦，黄河像母乳欠丰的娘，沁河似还没吃饱的儿。秃刷刷的河床裸露北风中，水沿处结着凉凉、白白、硬硬的薄冰，猛看上去有些扎眼，细看看，恍能读出河的无奈。

河汊里总还是有流水，未封冻的水裹挟着薄冰，冰在水里沉浮不定，忽上忽下。冰封了的河汉子，水在冰下悄悄脚蹑手、静静地流，像个孩子做了不体面的事。之所以有的冰封有的不封，跟河汊的宽窄、大小，水流方向、缓急，与风口、河堤、主流的远近都有关系，看上去奇怪，说清楚却难。

黄河、沁河主河道里，总还是水声喧哗，呜噜噜的水声中，夹杂着细微的喀嚓声。大约是，调皮的流水想把裹挟的浮冰，折成风筝或别的小玩



意儿，却又不慎弄“砸”了。

要是隆冬时节，冷不丁闷一场雪，滩里可就灵光了。

一株株柳树、一丛丛红荆、一蓬蓬枯苇、蓑蒲上，落满莹亮的雪花，白茫茫好一派素净！雪后的夹河滩里，只剩下野猪、野兔、灰鹤、野鸭、野鸡、“脚坷垃”鸟，在觅着食儿、唱着歌儿……

春天河闹，黄河闹、沁河也闹，娘亲逗着顽皮娇儿，没大没小地疯闹。“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雁鸪走”——随着一声声呱呱呱呱的雁叫，大平原就冻结实了。

武陟以下多有封河，上游的水越涌越多，下游的冰坝越推越高，可后面的水还在涌来，河水暴涨，是谓“凌汛”。

凌汛到了春季还未“开河”，或是“开河”很慢，中游水位高抬，就成了“桃花汛<sup>③</sup>”。乡民们多不识字，但“桃花”二字“借”得精妙，气煞文人墨客！

桃花汛来，春风习习，裹着鲜草芽、新泥土的芳菲，夹河滩里多有野生桃树，农人喜将其移植田头，夹杂在柳树中。春日懒洋洋的阳光下，绿生生的柳林里，猛然一树桃红，很抢眼嘞！夹河滩地肥水足，桃花也开得热闹。粉粉、红红、嫩嫩的桃花，挑逗得蜜蜂们流连其中，都要忘记回家了。

柳条也正在吐叶儿，一点点尖尖的嫩芽儿，在蹿河风轻慢的撩拨下，轻轻地悠晃。像才谳人事的小姑娘，见到了想又怕见的人，很不好意思的样子。没风的日子，柳条就静静悬垂在阳光下，听看着初春的河水，可着劲儿疯闹——河水卷着大大小小、支支楞楞的冰凌，哗哗啦啦地唱……

直到那一天，下游的冰坝“憋”开了，它们就会你推我揉、嘻嘻哈哈、一路向海……

夏秋河愣，黄河愣、沁河也愣。黄河，风韵犹存的娘，愣得像新媳妇。沁河，小伙子初长成，是个“愣头青”。娘爱着儿，又怕小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儿恋着娘，又想着不在身边的她。

过了夏至，黄河水、沁河水就会一天天越发性感起来。母亲越来越丰腴，儿子越来越壮实。黄河河面陡然间阔至数里，浪涛雪崩似地推揉、堆叠，一个牵着一个、一个跟着一个、一个推着一个，漩涡儿似乌云翻滚……

黄河浪、沁河浪，都鼓足了劲儿，愣头愣脑地冲向河岸，撞得个头破血流哗啦啦——冲在岸上的浪涛，痛得嗷嗷直叫想撤身，可后面的浪涛又愣愣湍来，一“脚”踹在前涛的“屁股”上，两个“二愣子”轰轰隆隆





干将起来，河面上瞬时开满浑黄的水花，飞飞洒洒的水滴儿，哗哗啦啦响半天。

沁河水，爱着娘亲、怕着娘亲、恨着娘亲、扑向娘亲——大水忽啦啦冲向黄河，浑浊的黄河水先躲向右，水头到了北岸，再急转右上。清凌凌的沁河水，随着娘亲的舞步，翩然飞旋——整个一对愣愣的“二百五”。

在那个河流愣头愣脑的季节里，轰隆水声常唬得水鸟们都一惊一乍，时不时就从芦丛中扑棱棱飞起，羽翅割裂空气的吁吁声，像小孩子在甩竹片。它们在河面上的低空盘旋一阵，嘎啊嘎啊叫上几声，又飞回来。

那时，阳光把白云漆得银光闪亮，稀薄的白云在天上游移着，还想着把自己银光闪闪的扮相，在水面上照照。可是，河水太浑浊了，整条河都流着泥浆，连河面上绽出的簇簇浪花儿都泥乎乎的，全没有“花”的婀娜与妩媚……

黄河进入平原，直到入海，都有堤防，可钉船帮到詹家店间却没有。据说，那个十八里阔的缺口，是明朝刘大夏治理黄河时，特意留下的泄洪缺。武陟、获嘉、原阳一带，地势坦荡，一马平川，河水太大就由它溢出，均匀散漫地淌去……

民间相传，那个缺口，在禹王治水时所留，故称：禹王故道<sup>④</sup>。

“一碗河水半碗沙”的黄河水，渐渐淤了下游河道，河底高抬，行水不畅。至明末清初，黄河开封段上下，悬河之势，越显高峻。武陟成了重灾区，史载：黄河共在武陟境内溢三十次、决二十二次，沁河决溢一百零五次，大水七十三次<sup>⑤</sup>。沁河是入黄河的，黄河下游高拱，沁河排泄不畅，也常决溢。

尤其是，康熙五十九年到六十一年间，黄河在钉船帮附近的秦家厂、詹家店、马家营连决数口，连堵连决。甚至，黄河改道，夺了沁河，入了卫河、运粮河。康熙皇帝，本想以“黄河水济运粮河”的，万万没想到泥沙淤塞了它。

刹那间，国家的经济大动脉瘫痪了！

给官员的“甲米”、给工匠的“匠米”、给王室的“恩米”，都无法兑现了。京城中官宦平民，抢米风潮骤起，喧闹嚷嚷，混乱非常。

康熙急令正在山东的原河道总督张鹏翮、英武殿撰修陈鹏年，赶往河南。张鹏翮虽是文官至尊、吏部尚书，竟无法协调河道总督赵世显、河南巡抚杨宗仪的矛盾。无奈何、情急中，康熙悄赐左副都御史牛钮“神秘物件”，任命他为治河钦差，带侍读齐苏勒、工部员外郎马泰，火速赶往武陟……

时值康熙晚年，国库虚空、人不敷出，又灾情严重、工程巨大，以致

多次截留他省上解银两、粮食，救武陟之急……

朝野共识：“河涨河落维系皇冠顶戴，民福民灾关乎大清江山”——在康熙、雍正朝交接之际，清廷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在武陟赈灾、堵口、修坝、筑堤、治河……还修了酷似皇宫、奢华之至、规格至尊、规模空前、谜团重重的嘉应观<sup>⑥</sup>……

今天，是大清朝雍正五年，岁次丁未闰三月丁巳朔日。天刚麻麻亮，嘉应观里一片忙碌景象。其实，小夫们最就忙和了，把殿、亭、楼、阁粉饰一新。牌坊、山门、御碑亭、禹王阁，重新彩绘。连南院戏楼前的地板，都用青砖漫了。

今天的嘉应观，比“大王庙会”还要热闹。光戏班子就有唱“莲花落”、“大北腔”、“祥符调”、“二夹弦”“四夹弦”、“怀梆子”的，生旦净墨丑扮出将相人鬼兽，咿咿呀呀唱，热闹咕咚咚。

连平时大模大样的河标<sup>⑦</sup>，今天也慌忙得鸡飞狗跳。因为，一级爱新觉罗、左都御史常泰常大人，代表皇上来到了嘉应观，要进行盛世河清庆典。

禹王阁里的禹王檀像<sup>⑧</sup>幽光粲然，在等待着常泰焚香叩拜、牵羊担酒……把头缠着红绫的羊牵来，热酒浇洒，羊若动了，说明禹王高兴，“领”了羊。浇洒羊不动，说明禹王心不悦，还得再拜……

祭奠完禹王，还要祭大王：

显佑通济昭灵效顺广利安民惠孚普运护国孚泽绥疆敷仁保康赞诩宣诚  
灵感辅化襄猷博靖德庇傅佑大王；

灵佑襄济显惠赞顺护国普利昭应孚泽绥靖博化保民诚感大王……

祭完了大王，再祭将军：

统理河道翼运通济显应昭灵普顺安流衍泽显佑赞顺护国灵应昭显普佑  
将军；

管理河道填埽闭塞将军；

管理河道涌浪分水将军……

六十四将军呢！你看看热闹不热闹！

注释：

① 四渎之尊：渎，有独立发源地、入海口的河流，古时河、汉、淮、济称四渎，河即黄河，为四渎之尊。

② 始皇帝东巡：武陟县志记载：“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东巡，自以武德定天下，置武德县。”秦始皇那次出行，目的地是山东，在武陟停留，可能性较低。另据《史记》记载，始皇二十九年东游，“至阳武博浪沙中，为盗所惊”……现今的原阳县是原武、阳武二县合并来的，而北岸的武陟、修武、阳武、原阳等县，加上南岸荣泽（阳）县，历史上因河道变迁等原因，多次





分合。搏浪沙在武陟东南，三十多公里。离现今武陟地界不到二十公里。所以，第二次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些。疑县志记载有误，待考证。另，当时的武德县城在今武陟大城村，离黄、沁交汇处较近，属钉船帮那个巨大“夹河滩”范围，而现今的原阳县西部，相当大的部分，亦应围之。

③ 桃花汛：在春天桃花盛开时节出现的黄河汛情，桃花汛与开春早晚、水情大小、凌汛开河早晚等都有关系。

④ 禹王故道：明、清时期黄河堤防基本完备，沁河入黄河口（钉船帮）到詹家店间，近十公里却无大堤，只有乡民自修的小堰、小堤。相传，那儿是大禹治水时的旧河址。明朝“总理河道”刘大夏治黄河时，特意留了那个缺口。《行水宝鉴》上也记载：“留此无堤之十八里，以备宣泄。”早期下游较低，泄水顺畅，洪水退去，河回故道。到康、雍年间，武陟以下的黄河河道越淤越高，开封之下更成为“悬河”。每遇诸河并涨，总在禹王故道决口、改道。牛扭力排众议、数度奏请要修起那段河堤，遭到河南巡抚杨宗仪、河道总督赵世显等人反对，康熙未批准。在继承皇位前，曾在武陟监督河工的雍正即位后，批准了牛扭的建议。竣工后到现今，黄河没有再在该处决口。

⑤ 该段中所引数字，均出自《武陟县志》。

⑥ 嘉应观：清朝雍正元年雍正皇帝为纪念在河南修堤筑坝而修，雍正三年建成。是国内唯一的道观、河道署衙、河神庙合一的官式建筑。堪称天下一绝。

⑦ 河标：按照清朝兵制，河道总督、副河道总督，都有直辖军队，专责河务。河标居住的营盘曰：河营。

⑧ 禹王阁里的禹王檀像：禹王阁是嘉应观中最高的建筑，原来供奉着一尊紫檀雕像，高三米有月余。早在日军占领时期，为达到长期侵略目的，曾经计划、测量了一道引河，即：从钉船帮附近设渠首、引黄河水，入卫河、经运河、入天津。工程未完，日军就战败投降了。解放后，水利部仔细研究相关资料后，决定在日军未完工程的基础上开工建设，工程指挥部就设在嘉应观。黄河水利委员会下属原新乡地区河务局黄河修防处，随即进驻嘉应观。据见证人王福兴回忆：工人们进驻后，为了生活便利，毁掉了嘉应观中供奉的神像。禹王阁上禹王檀像，更是被拉倒在地，劈为柴火。1950年，水利部长傅作义亲临武陟观测河形、地势，来到嘉应观视察，看到了嘉应观被破坏的景况，惋惜不止、勃然大怒，训斥了当时修防处领导韩本成、陈新芝等。那条引河竣工后，被命名为：人民胜利渠。竣工仪式上，毛主席亲手摇动渠首闸的启闭机，开闸放水……而现今禹王阁中的大禹像，系1984年至1988年间，重新泥塑的。

甲 部



# 牛 钮

## 黄河清兮大庆典

正史上说：“皇长子牛钮，顺治八年生，顺治九年薨”。可是很多年过去了，牛钮的身体还硬朗得很，可见这是个多大的谎言！纵然，在很多年前，还在娘肚里时，牛钮啥也不懂。可在很多年之后，牛钮只要一想起自己还是个胎儿时，就追随着父母在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你死我活的宫廷政治旋涡里舞蹈，他就深深地感到恐惧。因而，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他无数次地想、无数次地追问：难道说这不是我的命？

然后，他又无数次告诉自己：是的，这大约就是我的命了。

躺在嘉应观中大殿里的左副都御史牛钮——不过，他早从这个职务上“降”下来了。由于屡劝雍正皇帝，要对同胞兄弟多些恩义，犯了忌讳，人家老不高兴……

牛钮在翻身过程中，感到沉沉的疲倦从骨缝里幽幽发散出来，可他还是困倦中翻过了身，仰望着大殿顶的龙凤图<sup>①</sup>。光线幽昧、晦暗，花花搭搭，看不太清。他使劲往上挺挺身子，让思维的触角漫不经心地伸出来。这样，他就想象出了大殿外的晨景来：天地苍茫间晨风徐徐，天幕上红霞漫飞，红彤彤、亮晶晶、金灿灿……

眨眼工夫，牛钮来到武陟好几年了，他想：多快啊！就像一场梦，睁开眼时天已大亮。若在平日，他会取下宝剑，到嘉应观前的河堤上，踢踏着灿烂的晨光，披裹着漫漫晨风，舞上半个时辰。

可是，今天他大约不会去晨练了，黄河清庆典将在嘉应观内举行，雕在赧辰<sup>②</sup>上的“圣世河清普天同庆碑”也要立起来。圣谕中说：“览诸王大臣等奏称河水澄清二千里，期逾两旬，为从未有之瑞，恳请陞殿庆贺。朕尝言天下至大，庶务至繁，断非人主一身所能经理，必赖内外臣工，协力赞襄……”牛钮想：谁不知道谁？“清水下杂面，你吃我看见”，犯不着描来画去地遮掩。反正你是皇帝，对的也是对的、错的也是对的，你永远都是对的，没人跟你犯犟……

河南巡抚田文镜<sup>③</sup>，是个揣摩皇上心思的高手，他率先上了朝贺折子，雍正嘴上谦虚着就下了谕旨：命河道总督齐苏勒、副河道总督嵇曾筠<sup>④</sup>，会同陕、晋、豫、鲁诸省巡抚，勘察黄河清详情。

齐苏勒、嵇曾筠等人屁颠颠跑了几个月，终于弄清：陕西省河清三十





六日、山西省河清三十五日、河南省河清三十一日、山东省河清十四日。齐苏勒、嵇曾筠会同诸省督抚上了折子：河清长达两千里，时间跨逾越两旬，如此瑞兆前所未有。请皇上升殿，接受文武百官朝贺。

顷刻之间，满朝文武的折子，雪片般飞向紫禁城。雍正又一次君子谦谦起来，下诏：“以休征叠见，稽诸史册，咸称福庆。而受宠若惊，不以为喜，实以为惧。惟有君臣益加勉勩。一德一心，以承眷顾。若先行庆贺，则沿袭颂美之虚文，大非承敬之素志，专遣祭告景陵。专遣大臣致祭河神、内外大小官员各加一级。”

在秦汉之前，江、淮、河、济四水，是谓四渎。渎，《尔雅》上说，“发源注海者也。”指有独自发源地，且最终入海的河流。上古到秦汉，“河”一直是黄河的专称。汉朝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地理志》“常山郡·元氏县”释文中，首次用了“黄河”二字。

黄河黄与不黄，历来众说纷纭。《诗经》中《魏风·伐檀》诗中有“河水清且涟漪”的诗句。可是《尔雅·释水》中却说：“河出昆仑，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显然是说黄河本来是清的，数千里奔腾，纳支流千条，而浑浊了。

黄河儿女抗争水患，大约从黄河开流之日就开始了。牛钮是治河官员，当然会对治河文献尤为留心——他认为，一部河防史就是大半部中华史了，因为从远古到如今，历史上记载最多的就是水患和战争，没有水患、战争的年月里，史学家都能闲得手痒。

黄河河防史，至少可溯至上古，《国语·周语》曾经记载：共工“壅防百川，堕高理库”。《淮南子·原道训》中也记载过：“鯀作三仞之城。”这些，大约就是先祖们建造的简单堤防了。

春秋时期，《管子·度地》中详细论述过筑堤的最佳季节为春三月，筑堤的基本方法是大其下、小其上，随水而行。加固黄河堤的简单策略是，树之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之以柏杨以备决水。《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决通川防，夷去险阴。”说明在秦朝时，黄河已经统一了堤防。唐朝，朝廷首次规定了沿河官员对堤防修守的职责，规定属地近河或堤防郡县的刺史、县令，须据季节水情，检查、勘测、修理河堤。

明朝成化年间，朝廷设了“总理河道”一职，专职负责河防。潘季训、刘大夏等治河官员，在长期治河实践中总结出“四防二守”制度。所谓“四防”，就是风防、雨防、昼防、夜防。所谓“二守”，就是官守、民守。——风大了，刷水汕堤，应该护堤；雨大了，堤出淋沟，应该修补；白天里，水会偶涨，应该泄洪；夜间里常悄然决口，应加强巡逻。而所谓的官，是指河官、河兵、河夫。民是指近堤百姓。

京城那边景陵祭告时，已向列祖列宗报告了黄河清。都察院左副都御



史常泰，已经来到了嘉应观，祭告“显佑通济昭灵効顺的河神”。牛钮就老是想不通，又有什么意义？所谓黄河清，无非是河水里泥沙少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有史以来，已数十次黄河清，说明河清还是习见的。

再者说了，实实在在地讲，黄河清只是相对地比平时清，而田文镜在折子上说，“纤鳞毕见”、“澄莹见底”、“清如井水”……这不是睁着大眼说瞎话吗？自诩聪明绝世的你，怎么就信了呢？

又怎么可能，是从未有过之瑞？

从汉桓帝延熹八年，史书上首录黄河清以来，至少已有几十次了。大约每个朝代都有过，可结局又怎样呢？一个个王朝，还不是在祥瑞之光照耀下，一步步迷失到了历史角落的尘埃里？！

### 梦惨惨兮泪花开

牛钮准备起床了，他忽而想到醒来时眼角的湿润，接着就忆起昨晚那场梦来，心中刹那间涌满忧伤，秋雨般纤细、冰凉——在梦里，牛钮从储秀宫那红红的大门里走出来——后宫中三千粉黛，都从那儿走出来。有人当了妃子、有人当了皇后，也有人当了一辈子宫女……在她们的匆匆忙忙或无所事事中，青春光彩悄无声息地流淌了去，连肌肤中的水分，都被无聊的风儿慢悠悠地吹干了，她们都是被漫长的寂寞，一刀一刀凌迟处死的冤魂。

牛钮在自己梦中走着，远远就看见了母亲。她当年也从储秀宫里走出来，把自己涂抹到悲惨的人生画卷中，让宫中浸满泪咸味儿、血腥味的空气，一点点腐蚀掉生命。她大大的眼睛，细细的眉毛，脸上写满影影绰绰、又挥之不去的惊恐。她看见了牛钮，就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眼底深处闪烁着的恐惧，幽然可见，好像牛钮是她苦难的源泉——忽然，她惊惶失措地朝阳光洒下的方向飘飞了去。

牛钮一阵失落，可他很快明白，一场凄凉的梦幻罢了。牛钮可真是怪人，竟然知道在做梦、还继续做着梦——园中的小鸟们叫得很热闹，花儿也开得闹轰轰的。他能听得见自己的脚步声，也能看见自己的影子，不紧不慢跟着自己。

不远处就是御花园了，绿树成荫，碧水潺潺，亭台楼榭，星罗棋布，飞檐斗拱，气势开张。大大小小的建筑，看似散漫、实则有心地坐落着。亭台、楼阁、鱼池、掩映在绿树浓荫之中。神态逼真的假山，瘦骨嶙峋的石雕，百花斗艳的花坛，从独立墙角的丛丛绿翠，到修剪整齐的道旁绿篱——甚至，一座座建筑顶上的瓦、瓦颜色的搭配、亭台上的书法、楼阁上的彩绘，那些砖雕、浮雕、石雕、木雕……

